



紫金文库

大概人漂亮了，
名花又无主，
难免会惹些风言风语的。
阿棉笑笑，也不解释。

真假爱情

凌鼎年
——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

凌鼎年——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真假爱情 / 凌鼎年著. — 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8.10

ISBN 978-7-5068-7016-0

I. ①真… II. ①凌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2640 号

真假爱情

凌鼎年 著

图书策划 牛 超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尹 浩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
电 话 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40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eo@chinab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 毫米 × 940 毫米 1/16

字 数 248 千字

印 张 16.75

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7016-0

定 价 48.00 元



目 录

幽灵电话	/ 001
订报刊轶闻	/ 012
书记吃素	/ 018
家有古董	/ 027
真假爱情	/ 036
豪门发廊命案	/ 063
匿名信	/ 076
面对诱惑	/ 095
错 位	/ 113
快枪手贾作家	/ 122
邂逅初恋情人	/ 125
买蟹风波	/ 129

不称职的门卫 / 135

失眠之夜 / 144

青橄榄 / 155

五分之一 / 170

风雨湖西寨 / 196

剪不断，理还乱 / 220

铁将军 / 243

闹新房 / 255

幽灵电话

素丽是极少有兴致去踏青春游的，那天，不知哪根神经起了作用，竟心血来潮想到了去长江边的穿山领略一下大自然的无限春色。

依稀还记得《话说长江》那电视纪录片的讲解员说：“穿山是长江入海口的最后一座山，一座文人墨客爱登临爱吟诵的名山。”这穿山似江水中冒出一座小岛，山虽不高，形却颇奇特，那石山中间有一空洞，江风吹过，呜呜作响，风和日丽时，如轻快美妙的圆舞曲；暴雨大风时，则鬼哭狼嚎，阴森恐怖。加之长江之水日夜拍打穿山石壁，在这里听涛观景自有一种浪漫情怀。

素丽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山顶的听涛阁，她要好好听一听江水对穿山的倾诉，她知道丈夫远帆最喜欢涛声，他作曲的《永远的涛声》，是他最得意的创作。

素丽听着听着，那江涛的拍打声渐渐过渡到了《永远的涛声》那旋律上，正奇怪时，远帆出现了，他正倚在栏杆上，入神地倾听着江涛的语言呢。

“远帆！”素丽忘情地大叫一声。

“素丽？素——丽——”远帆激动地高声喊了起来。两人同时向对方扑了过来。

久别重逢，意外相逢的这对小夫妻忘了世界的存在，忘了天地的存在，旁若无人地拥抱着、亲吻着……

正在这美妙无比的时候，突然，有一个可怕的声音在耳边骤响，像从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传来，愈来愈近，愈来愈响，催命似的，真扫兴，一千一万个扫兴。素丽极不情愿地松开了拥抱远帆的双手。

不对，好像是铃声，是电话铃声。那铃声很固执，一遍又一遍地响着，响得人心烦意躁。

终于，素丽被那不罢不休的电话铃声吵醒了。谁的电话，半夜三更打来，这么缺德！素丽刚刚被搅了一个好梦，一肚皮的不快，不情不愿地从热被窝里伸出了手去拿电话听筒——会不会是远帆从美国打来的，这几乎是一定的！子夜的美国不正是白天吗？正做梦梦着他，他就来电话了，这不是心灵感应又是什么？素丽陡然来了情绪，顷刻间睡意全消。要知道自远帆去年初去美国留学后，素丽已做了将近一年的留守女士，这独宿空房的寂寞与思念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与体会到的。如今信与电话就成了她与远帆最直接

的维系。

素丽急急地抓起了电话，那激动心情不亚于刚才梦中与远帆在穿山相逢时，素丽闪过一个念头，一定要把刚才的梦原原本本告诉远帆，或许他也做过这样的梦，如果刚才他也是因为这样的梦才打电话来的，那这辈子不信心灵感应都不行了。

“喂，是远——”素丽刚想问是否远帆，哪想到电话里传来了哀乐曲。那追悼会上才播放的哀乐曲低沉、压抑、凄凉。素丽如触电般放下了话筒，那白色的话筒掉在了床上，话筒里依然传出哀乐曲，只是声音轻了点。或许因为是深更半夜，万籁俱寂，这话筒里的哀乐曲似乎比平时放大了十倍数十倍的音量，听得素丽毛骨悚然，手忙脚乱地挂了电话。

是打错？是有人恶作剧？或者是……素丽不敢想下去，又不能不想下去，这个该死的电话不但把那美妙无比的梦驱赶得无影无踪，还把睡意也吓跑了。素丽再也睡不着了，迷迷糊糊一直挨到天将亮未亮时，头，昏沉沉的，好难受。

“叮铃铃。”那电话又响起了。

接，还是不接？素丽的手伸过去，又缩回来，要是仍是那该死的电话，岂不再次吓一吓自己。不接，对，不接，坚决不接！不行，万一是远帆来的电话呢，那会让远帆多失望。兴许，他有什么好消息要告诉我，或者有什么重要事要我办，接吧接吧。万一还是那哀乐电话，最多拿起来就放下。

通常，那电话铃响了五六响没人接对方就挂了，但这电话似乎



知道有人在却不肯接，不屈不挠地响个不停。素丽一遍遍地给自己壮胆鼓劲，不怕，不怕！她索性把房间里的灯都开了。最后下定决心，伸手拿起了那电话，这回竟没有声音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“喂，你是谁？是不是远帆？我是素丽，我是素丽呀！”还是没声音，会不会远帆在美国打电话，线路有问题，素丽不敢放下，她把听筒使劲往耳朵上贴了贴，尽量压紧一点，生怕远帆的声音小而听不清。

“你说话呀，我听着呢。”素丽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。正这时，那哀乐声又响起了，仿佛从遥远的天国不请自来。素丽惊得傻了一般，像摸彩摸着了毒蛇似的，惊叫一声放下了电话。

但愿是打错，但愿以后再也不会来这样的电话，她默默地祷告着。

素丽在想这事要不要写信告诉远帆？不，不告诉为好，何必让他担心，让他分心呢，还是让他早早学成回来吧。那么这事要不要告诉小姊妹们呢，也许她们见多识广，有办法对付这类意外事件。算了，可能说出来她们都未必相信呢，反倒成了她们茶余饭后的谈笑资料。不说就不说。谁叫我是留守女士呢，所有的一切都由我一个人承担吧。

谢天谢地，第二天，第三天，那神秘的幽灵似的电话没有重复出现。素丽一颗悬着的心总算稍稍放下了些。看来是偶然事件。过去吧，永远过去吧，权当做了回噩梦。

提心吊胆的素丽只要一个人在家就开音响，放《英雄交响曲》，放她喜欢的沪剧唱段，给空空的巢制造点人气，败一败那阴气。

三天来，素丽天天很晚很晚才睡下去，不是不想睡，是睡不着。她不知这是不是失眠。她曾试图早点睡，心想睡着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可不知为什么，即便蒙着头睡，那闹钟“嘀嗒、嘀嗒”声竟一声比一声清晰，无孔不入地钻入被窝来，弄得素丽准备去配安眠药了。直到第四天晚上，因没有情况，素丽才略略有了点安全感。

素丽总算沉沉睡去，总算进入了梦乡，只是不再是与远帆相逢相偎那种甜蜜醉人的梦，而是噩梦连连。梦中老是有人追她，还敲着锣打着鼓地追她！号召大家一起来追她。素丽不知自己犯了什么法，只知没命逃亡，可两脚似灌了铅，就是挪不动步。她拼命举步，气喘吁吁，艰难地在那穷街陋巷里东躲西藏，引得一狗吠，百犬吠，躲哪儿似乎都不安全。有时刚躲到一地窖中，吆喝声、搜查声近了，吓得浑身筛糠似的抖。有时眼看要逃脱了，背后突然开枪了，扔手榴弹了。再有一次好不容易找到一间无人的柴房，可追赶之人放起了火，那火苗一蹿就蹿到了屋顶，烧得房梁噼里啪啦直爆响，只好抱头鼠窜。后来逃着逃着逃到了一悬崖峭壁处，下面是茫茫大海，海鸟发出一声声凄厉的鸣叫。眼看无路可走，唯有束手就擒，素丽咬咬牙，跳了下去。素丽只觉得一颗心一下晃在了喉咙口，身体在急速下坠，素丽跌入了海水中，水倒没呛着，只是那海水冰冷，透骨透心的寒。素丽一阵发颤，惊醒了过来，原来被子蹬掉了。

素丽再也睡不着了。她试着数 123456789，可数到了万还是没

用，瞌睡虫就是不肯来，素丽不敢睁开眼，闭着眼睛干熬。这一睡不着，难免要七想八想。

想想谈恋爱时真是开心，花前月下，卿卿我我。远帆常为自己唱抒情的小夜曲。可素丽总觉得这太小儿科了，常有意无意在远帆面前讲×××去美国留学了，×××在日本取得了博士学位，×××在法国艺术沙龙获了奖，×××在英国剑桥大学被聘为客座教授，×××应邀去了德国当访问学者……

终于有一天，远帆说他也要去洋插队了，当时素丽又惊又喜又忧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。素丽想起了中国古人的诗句“悔教夫婿觅封侯”，自己并不是成心给远帆压力，要叫他远渡重洋以求得出人头地，但客观上却是如木匠戴枷——自作自受，落了个“留守女士”的称谓。

嗨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

素丽拿起话筒，想给远帆打个电话，想告诉他：我不要你洋博士头衔，不要你美金、英镑，只要你永远在我身边，你回来吧，回来吧，赶快回来吧！

素丽的手刚伸向话筒，电话铃急促地响起，把素丽着实吓了一跳。镇静，镇静，再镇静，最坏的无非仍是哀乐，如果再是哀乐，那从今晚起把电话搁空了，看这幽灵电话还能打进来不？

又是哀乐！

素丽一听即放下。

电话铃复又响起。素丽不接。那铃声不休不饶，好像是在与素

丽比耐心，看谁先喊输。素丽实在被这电话吵得烦死了，她拿起电话又放下，放下后就把电话搁空了。

以后，素丽一到晚上就把电话搁空了，这样，对方就算有天大本事也打不进来了，真所谓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素丽总算可以睡安稳觉了。

在后来的日子里，常有朋友埋怨素丽家的电话打不进。素丽不敢说是搁空的，只说电话机子坏了。她不想解释，因为有些事是不宜解释的，越解释反而越麻烦。就说这幽灵电话吧，如果对朋友一说，别人肯定要追问：你近来是否得罪了什么人，说不定还要你回忆，要你排线索，还要被人指指戳戳，议论来议论去，弄得你比接到那电话还烦人。

这样太太平平过了一星期，素丽憔悴的脸色开始恢复了红润，邻居们又能听到她悠闲地弹奏古琴的声音了。素丽弹奏古琴虽说是业余的，可她在省里的江南丝竹大赛中获过一等奖。

当初远帆就是因了这琴声才动了爱慕之心的。

那是个雨天，素丽上班时接到了远帆的电话，远帆去美国快一年了，每次来电话都是往家里打的，这次怎么打到了单位，难道有什么要紧事？

听得出，远帆有些不快，他在电话那头怒冲冲地问：“素丽，怎么回事，家里电话天天忙音，你在和谁打电话，每天有打不完的电话……”

显然，远帆误会她了。这是素丽事先没想到的。

“不是我打电话，是我搁空了。”素丽只好实话实说。

“搁空？为什么，你是不是不想让我打电话来。好，你不想听我声音，我可以不来电话。”

远帆越听越生气。

“远帆，你听我解释。是因为前几天老有人打幽灵电话来，每夜半夜来电话放哀乐，我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的……”

“荒唐，太荒唐，会有这种事？你编故事也编圆点，编这种拙劣的故事你哄谁呀……”

素丽在电话里这一解释，办公室里几个自然都知道了。素丽电话一放，她们马上问长问短问个不停。

素丽无法再瞒，只能一五一十全盘托出。

“谁这样阴毒，这人将来生出儿子没屁眼。”肥肥刘快人快语。

肥肥刘的热心是出了名的。她分析，想得出这种馊主意的人，初步推理须具备以下三点：

1. 与素丽有矛盾；
2. 此人心胸狭小；
3. 此人单身独住。

如果不是与素丽有情仇、财仇、仕仇，一般不会来这一手。要说财仇，素丽挡不住谁财路，这可排除。仕仇，更玄乎，素丽没当官也没听说要提拔，似乎不对当官的与将要当官的构成什么威胁。唯一可能的就是情仇。这人会是谁呢！肥肥刘排了一个又一个，可又一一否定了。谜，一个让人猜不透的谜。

素丽不敢再搁空电话了，她怕远帆再来电话，远帆会误会更深。

半夜，电话铃又响了。

拿起来，又是哀乐。

放下了，又响个不停。

拿起来，还是哀乐。

这叫素丽如何是好，搁空也不好，不搁空也不好。听也不好，不听也不好。素丽好难啊。

素丽只好给远帆挂了个电话，她在电话里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感情，冲着话筒哭了起来。远帆说：“好，我回来住几天再说。”

飞机真快。远帆说回来就回来了。

常言道：小别胜新婚，两人自然有一番恩恩爱爱。正当两人在床上缠绵时，那该死的电话铃不早不晚响了起来，素丽本能地一惊，刚才的激情就此没了。被刹了兴头的远帆气呼呼拉起电话，可电话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远帆对着话筒“喂”了好一阵，可话筒里丁点声音也没有，好一会，那头把电话搁了。

这样的电话，在远帆的家里几乎每天都来一个，只要是远帆接，那头就没声音。几次下来，远帆起了疑心。他态度不太友好地问素丽：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是不是你的情人来的电话，一听是我就不敢说话了。”

“没有，没有的事，你难道不相信你老婆了！”素丽的辩解在她自己听来都有些苍白无力。

“我只相信事实，这就是事实！”远帆指指电话。

“好，下次电话我接。”素丽说。

夜来 11 点钟时，电话又一次响起时，素丽去接电话，为了洗刷自己的清白，她特地按下了免提。哪知话筒一拎起，却传出了黄梅戏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的选段唱词。

远帆一听气不打一处来，差点没把电话摔了。“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素丽确确实实无法解释，委屈得哭了。

远帆说什么也不肯再住下去了，也不想听素丽解释。临走时只说了一句：“我本来想把你弄出去，让你也到美国去。没想到你耐不住寂寞，先变了心。”

素丽本来精神一直够紧张的，被远帆这样误会、指责，远帆又这样不欢而去，这叫素丽多伤心啊。远帆走后，她整整哭了一天。

晚上，那幽灵似的电话又响起了，素丽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拿起电话劈头盖脸一顿臭骂，骂完了才听肥肥刘在电话那头说：“素丽，你怎么啦？”

素丽只在电话这头哭。

第二天，肥肥刘给素丽出了个主意。到电话局去开通恶意追踪业务。据肥肥刘告知，以后谁打来电话，对方电话机号码就录下来了，一查就知道是哪儿打来的。

快到精神崩溃边缘的素丽总算像溺水者抓到了一块木板。可奇怪的是，那打幽灵电话的人好似知道素丽已开通了恶意追踪业务。那半夜铃声销声匿迹了。

素丽可以睡安稳觉了，只是没逮住那幽灵电话，对她来说心里总存了一个疙瘩。

或许对方终于忍不住了，那半夜电话又响起了。

一查，是陌生号，是街头电话。

又一夜，那电话又来了，再一查，又是另一个陌生电话号，还是街头电话。

电话局说街头自动投币电话，没法查谁打的，除非报案，让公安机关查。可公安机关会来查这种不伤人不死人，不抢钱不烧房的案子吗？

素丽头又痛又胀，她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，到底谁会这样做呢？她想不出，实在想不出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人一定就在身边，因为这幽灵对素丽家的情况太了解了。这幽灵想达到什么目的呢，想摧垮我素丽的精神——素丽决定勇敢面对，因为她知道自己已没退路了。

订报刊轶闻

一到九、十月份，一年一度的订报刊大战就开始硝烟弥漫了。

时下有一句顺口溜叫“组织部戴帽子，纪检委摘帽子，财政局给票子，宣传部订报纸”。这宣传部，一到九、十月份，面对上级一份又一份关于征订报刊的红头文件，头就痛了，头就胀了，可又推诿不得，儿戏不得，至少有两三个月得以订报刊为中心，唯此为大，唯此为重。

娄城宣传部的姚长英是上半年才被提拔为副部长的，在五位部长中属资历最浅的，或许是这个原因，或许是给他压担子，或许是试试他的才干，总之，部长把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他。部长语重心长地对他说：“订报刊这任务是我们宣传部的常规业务，必办任务，完成得好不好，直接关系到上级对我们部的看法、评